

汉析里《郾阁颂》寻踪

□ 严维佳



了近千年,上世纪70年代末,立于析里桥原址、具有二千年历史的东汉《郾阁颂》摩崖石刻,因修建沿江公路,凿迁时方法不当,致使其碎裂成百余块,后经粘接补合,镶嵌在灵岩寺前洞西侧,但近500字的原石刻文仅存220字,实在可惜。

翌日清晨,徐家坪镇朱儿坝村村干部走进来,一听说我对析里桥《郾阁颂》感兴趣,转身就拉着我出了小院向村口江边走去。“我们这个村以前就叫析里碛村,后来合村并组后才改名叫朱儿坝村。你想找的析里郾阁栈道和《郾阁颂》原碑刻石所在地,就在这儿。”他边走边兴奋地介绍着。

大约十分钟后,我站在朱儿坝村口路边的草丛中,凝望对岸,眼前是缓缓流淌的嘉陵江水,脚下是郾阁栈道遗址,身旁是荒草中孤独立着的一块8年前汉中市政府立下的石碑,上面刻着“陕西省第六批文物保护单位——故道略阳段遗址”,微风中此碑显得如此杂乱和渺小。

我静静地凝望着对岸那一处巨大的、绵延向江中却似乎又戛然而止的山体,那明显是人为截断的三角形断面,虽长出些新绿,但那巨大的伤口与满目翠绿的群山相比,显得十分扎眼,似乎想向对岸的我诉说着什么。“那块被截断的山体,就是二千年前镌刻《郾阁颂》摩崖石刻的地方。”顺着村干部手指方向望去,说心里话,眼前的一切多少让我对号称“汉三颂”之一的《郾阁颂》的前世诞生之地和后世罹难之地感到意外的凄凉。如果说《石门颂》因修建石门水库险遭沉尸库底,那么《郾阁颂》就是因修建公路而粉身碎骨、身首异处的。

我曾数次登临位于略阳城南七里、嘉陵江东岸玉山山岩上,素有“陕南碑林”之称的“汉右名山”灵岩寺。拾级而上,一边是峭壁万仞、水滴石出的悬崖,一边是古树苍翠、流

水浩荡的嘉陵江,入山门不久,福地洞天、碑石林立的前洞洞壁上镶嵌的,正是从析里郾阁桥头转运于此的东汉《汉武都太守李翁析里桥郾阁颂》,其高170厘米、宽125厘米,刻文19行,为阴刻隶书,其自成一派、独具丰标,为标准汉隶八分,且结构严整、章法茂密、俊逸古朴、风格沉郁、体态赫奕,在优美多姿的汉隶中,与恣肆奇纵、草意盎然的《石门颂》和奇异雄强、正气凛然的《西狭颂》相比,确为别具一格、另起一脉的东汉隶书法摩崖石刻瑰宝。

然而,由于《石门颂》《西狭颂》均书刻于洞顶或岩壁之上,少受风蚀水击、人为损毁,保存较为完整,而刻于野滩顽石之上的《郾阁颂》却截然不同。望着眼前那残破不全、纤痕累累、黯然无光的《郾阁颂》摩崖石刻,透过字里行间,我仿佛看到了二千年多来,历经岁月沧桑,日积月累,纤绳摩梭,致使凹槽深陷、石碑崩落、字迹缺失的过程,这也正是《郾阁颂》在“汉三颂”中拓片斑驳、失真难学、习者甚少、名气不及其他的主要原因吧。

站在江东析里,凝望《郾阁颂》原址,让人唏嘘千年古碑的命运多舛,反观距其百余公里,位于甘肃陇南成县城西13公里的响水河畔、天井山鱼窍峡谷中,属同一时期同一故道之上,同样由仇靖撰文,颂扬武都太守李翁为民功绩的由额、图、颂、题名四部分组成的《西狭颂》(又称《惠安西表》,民间俗称《李翁颂》),却保存完好,目前已建成国家4A级旅游景区,成为陇南一张亮丽的文化旅游名片,不由感慨万千。

站在江东析里,凝望《郾阁颂》原址,身后是朱儿沟村新建的汉析里温泉酒店水上世界,络绎不绝前来休闲娱乐的人们在尽情享受现代生活的惬意与刺激时,似乎没有人停下来注意到那深草中孤立着的“故道略阳段遗址”石碑,更无人寻觅对岸那已经消失了的《郾阁颂》摩崖原石,至于曾经的郾阁栈道、白崖栈道、析里古桥,更是随着滔滔嘉陵江水淹没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,只留下许多栈道石孔,顽强地述说着这里曾经的辉煌。

站在江东析里,凝望《郾阁颂》原址,正如杨建中先生在《郾阁颂传奇》开篇引言中所述:“本乎陕西略阳境内极寻常的一处山岩,只因见证了东汉建宁年间一系列颇不寻常的事件,引得众多历史人物在此纷纷亮相,或善或恶、或爱或恨、或歌或悲、或荣或辱,始终与斯山斯岩息息相关。然而,逝去的尽皆逝去了,一如当年那些像灿若夏花的生命;留下的则永远留下来了,这便是摩崖而传世至今的汉隶石刻珍品——《郾阁颂》。”我相信在彰显文化自信的新时代,《郾阁颂》遗址也许会重现于人们眼前,以告慰先人,抚平千年郾阁之殇,续写汉析里《郾阁颂》的不朽传奇。

美文小札

亲情桂花粥

□ 刘小兵

秋日的午后,一缕秋阳无声地泄到窗台上。推开窗,一股幽香直扑鼻翼,循香远望,先前还寂寥的后院,此刻却因满院的桂香而缤纷灵动起来。

馨香来自一株桂花树,那树是五年前父亲栽的。那时,我还在一所村小学当老师。由于长年累月的伏案劳累,我得了严重的胃病,吃了许久的药也不见好。后来,父亲不知从哪里打听到一个偏方,说是用桂花熬粥能治好胃病。当即,他便和母亲一起到附近的山上去采桂花。谁想,下山时母亲不幸被毒蛇咬了一口,亏得及时送医,不然母亲的一条腿就保不住了。说来也奇,自吃了一周的桂花粥后,我的胃就不再痛了。父亲见偏方有了效果,又怕到山上采桂花不安全,遂在后院里栽了这株桂花树。

栽植后的第三年,桂花树就星星点点地开花了。那花,金黄、粉嫩,在阳光下闪着熠熠的光泽。微风拂过,满院里溢满了淡雅的清香。父亲看着很高兴,忙唤着母亲采桂花,为我熬桂花粥。母亲远远地走过来,笑盈盈地应答一声,然后把一块白布铺在树下,手拿长蔑一阵轻敲碎打,瞬间米粒般的桂花便碎雨似的飘落下来。母亲挑出个大质好的做粥,剩余的晒干泡茶,她说这一样养胃、生津。

母亲做桂花粥要放许多食料,江米、花生、红枣,红白相间煞是养眼。先是大火熬,熬至江米、花生、红枣八成熟时,换作中火。待到香气四溢,米、枣、花生都已烂熟之时,再换成小火,并把早已洗净的桂花投放进去。功夫不大,满室里就会流淌起馥郁的香气来。那江米的糯香、花生的醇香,浓浓的枣香、清幽的桂香,晃晃悠悠,无遮无拦地直奔人的肺腑,让人爽朗极了。



母亲熬桂花粥极为细致,每次都是全程守候。一次又一次地翻搅,换火、加水,从不假借他人。有一次,母亲照例在熬粥,不想半道上液化气没了。此时,天色已晚,气站的人早已下班。母亲一声不响地走到柴棚,劈了一大堆柴火,又接着为我熬桂花粥。晚上喝粥时,我瞧着母亲手背上有两道血印子,一再追问下母亲才道出了实情。我问母亲为何不喊一下我,母亲淡淡一笑:“见你在灯下忙着给学生们批改作业,就没喊你,这点伤不碍事的。”品味着香甜可口的桂花粥,咀嚼着母亲朴实的话语,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——母亲是在用无声的行动,把世上最美的爱都揉进了这一碗碗温润的桂花粥里。

往事随风散去。午后的阳光已洒满后院,母亲又在忙着采摘桂花。想起又能品尝到香甜可口的桂花粥了,我心里悠悠地升起一股温暖来。因为,在我的心目中,母亲做的桂花粥永远是秋天里最美的盛宴。

征稿启事

为突出政协特色,发掘政协文化文史资源,本报对《记忆》版面进行改版,开设《文化》《岁月》两个专版,每周一轮替出刊。

《文化》专版,以弘扬民族文化、探寻时代生活、折射文化价值、彰显人文关怀为宗旨,开设《悦读书吧》《似水流年》《往事如烟》《美文小札》《佳作欣赏》《光影瞬间》等栏目,刊发读书、随笔、散文、书法、绘画、摄影等佳作。

《岁月》专版,以传承红色基因、弘扬民族精神为宗旨,展现我省各级政协文史工作成果,开设《红色记忆》《三秦史话》《史海钩沉》《人文风物》等栏目,凸显地域特色,讲求事实准确、故事性强。

以上稿件均要求原创,欢迎各级政协委员、政协工作者和广大读者踊跃投稿,优稿优酬。

投稿邮箱:gejiedb2008@vip.126.com

联系电话:029-63903884

《各界导报》编辑部

似水流年

老屋里的缝纫机

□ 杨瑞芳



每次回老家,在老屋厢房墙角处看到那台“上海牌”缝纫机时,心中无限感慨,莫名地亲切,莫名地怅然,一下子又使我想起当年母亲在缝纫机旁忙碌的情景,仿佛就在眼前……

在商品凭票供应的上世纪70年代中期,我只有六七岁。那时候买一台上海牌缝纫机要160块钱,家里只有60元,为了借到钱,母亲买了二斤糕点,分别去舅舅家和小姨家各借了50元。缝纫机买回来后的那天午后,全家老少欢喜的场景就像过年一样。父亲请了一位师傅帮忙安装,并教授母亲操作方法。看着装好的崭新缝纫机,大家爱不释手,围着它看啊、摸啊,又怕摸坏了。父母也不停地问这问那,选择将其临窗安放,说

那里亮堂,意思是临窗光线好,做活方便,不费眼睛,实际上多少还有一点炫耀的意思。

为了早一点还清欠账,父母没日没夜劳作,直到一年后才还清买缝纫机的欠款。

在没有缝纫机之前,我们一家八口人的衣服(爷爷奶奶也居住在我家),特别是棉衣棉裤和鞋子,基本上都是母亲一针一线做的,只有少量外衣会送到国营缝纫店做。因为母亲会剪裁,一到年关,邻居们都拿着布料让母亲帮着做衣裳。那时,家中还没通电,母亲白天要去生产队劳动,晚上就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摆开桌子,铺上布块,量量、画画、剪剪,费眼神不说,做活又慢。

自从有了缝纫机,母亲笑容多了,做活也有了精神。左邻右舍原本自己会做衣裳的妇女,也纷纷把布料拿来让母亲做。今天拿来一件,明天拿来一件,母亲也从拒绝。每天我们半夜醒来,还总能听到缝纫机的响声。每当乡邻的衣服做好后,她们总要给母亲五毛或一元钱,算是工钱,但母亲从来不收。现在想想,如果那时收费的话,也许我们家会很富裕的。

我七岁那年八月,母亲对我说:“二妞,你要上一年级了,妈给你做个新书包,要好

好读书啊。”

晚上,屋子里还很闷热,母亲找出一块咔叽布料,给我量了上身的高度,准备给我做个书包。她坐到缝纫机前开始忙活,不一会儿,一个带着翻盖的书包就做好了。母亲给缝纫机装上红线,灵活地在书包的翻盖上扎出一个红色的五角星。我高兴地背上母亲做的书包,在房间里蹦蹦跳跳,兴奋得很晚才入睡。

后来,姐姐高中毕业了,母亲就手把手地教她做衣裳。自然而然,姐姐后来成了母亲重要的帮手。听父亲说,进入腊月后,来找母亲做衣服的乡亲特别多,母亲有时要忙到凌晨三四点。

随着我们姐弟先后就业、成家,母亲使用缝纫机的次数也越来越少,只是偶尔扎双鞋垫,给开了线的衣裤扎扎边,借以发挥它的余热。

如今,缝纫机已不再是家庭生活的必需品。但是,看到它,我就不由自主地回想起过去那个年代,回想起一件件儿时的趣事,回想起一生为儿女辛勤操劳的父母,于是在心底暗暗发誓,我们一定要好好孝敬他们,让父母度过快乐的晚年时光。